

楊文田

# 夜色下的泉州江濱體育公園



各說各話

夜幕低垂，泉州的江濱漸亮燈火。晉江的水波輕拍堤岸，帶著海的鹹香，映照著一座古城的溫柔與活力。白天的喧囂散去，夜色中的泉州江濱體育公園，像是城市的另一張面孔，安靜、舒展，卻充滿生機。

我常喜歡夜裡和幾個老友來萬達廣場對面的江濱體育公園浦西園沿著綠道漫步，風從江面吹來，帶著水汽與青草的氣息。兩旁的樹影被燈光拉得修長，步道上三三兩兩的人在跑步、騎行、散步。呼吸著這帶點鹹味的空氣，彷彿連身體的疲憊也被風帶走了。

運動區最熱鬧。籃球場的燈光明亮，年輕人奔跑跳躍、吶喊歡笑；跑道上，夜跑的人帶著螢光臂環，在黑夜中閃爍如流星。更遠處的草坪上，孩子在放著發光風箏，老人們打著太極，幾位阿姨伴著音樂跳起廣場舞。泉州的夜，不吵鬧，卻活力十足。

我也慢走了兩圈。腳下的跑道柔軟，江風拂面，聽著耳機裡的節奏，步伐輕盈。我停下腳步，望著對岸燈火。燈光在水面上搖曳，倒映出泉州城溫柔的夜色。家鄉的景，總能讓人安心安定。

滿走運動完，肚子早已咕咕作響。我循著燈光來到江濱浦西茶館，這是一處集茶、食與景於一體的餐館，古色古香，臨公園而建。餐廳燈籠微亮，花果搖曳，伴著淡淡的茶香，氣氛格外雅致。

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就是晉江河畔，百信地產沿江而建，江水潺潺。服務員送上茶水和菜單，語氣溫和。晚餐我們幾個人點了幾道家鄉味：薑母鴨、蠔仔煎、閩南滷麵、水煮魚、清炒空心菜、三層肉羹、椒鹽老鯉、安溪茶油煎豆乾，還有一壺鐵觀音。菜不多，卻道道地道。

薑母鴨嫩得入味，肉香混著薑的辛辣在口中迴盪；蠔仔煎外酥裡嫩，搭配蒜蓉、永春香醋和甜辣醬，恰到好處；再喝一口熱茶，整個人都被暖意包圍。那一刻，吃飯也成了一種享受，不僅是味覺的滿足，更是身心的安放。

隔壁幾桌也坐著茶客，有年輕人邊吃邊聊，也有老先生泡茶、下棋。有人輕輕撥動古箏，琴聲與江聲交織在一起。浦西茶館

就這樣，在不經意間成了泉州人夜晚的休憩港灣，既有美食，又有閒情。

晚飯後，我沒有急著離開，而是又要了一壺新茶。茶香裊裊，我靠在石椅上，看著江對岸百信地產建築群的燈光閃爍，心底湧起一種說不出的安然。有人說，泉州的夜色最適合喝茶，因為這裡的茶不僅解渴，更能讓人靜下來。

不遠處，幾位熟悉的朋友也來了。他們看見我，笑著打招呼。於是我們圍坐一桌，再添兩壺茶，邊喝邊聊。從家鄉的變化談到海外的生活，從泉州的老街說到海絲文化。茶一泡又一泡，話題也一波接一波。夜風徐徐，笑聲在茶館裡蕩漾開來。

喝到興起時，有人提議去江邊聽歌。茶館外的小廣場上，已經聚著不少人。幾位年輕人彈著吉他，唱起周傑倫、李健的歌，旋律悠揚，伴著江風在夜空中迴盪。孩子們追著泡泡，情侶並肩而行，老人坐在長椅上輕聲交談。整個江濱體育公園，彷彿被一種溫柔的氛圍包裹。

有人給我遞來一罐冰飲，我坐在草地上聽歌，看著天上的星光。泉州的夜，總是有著一種獨特的親切感。這裡沒有都市的浮躁，卻有家的味道，溫和、包容、令人放鬆，使人來了不想再離開的感覺。

夜漸深，公園廣場舞的音樂漸漸停歇，跑步的人也陸續散去，只有浦西茶館的燈還亮著。我們又回到茶桌邊，續上最後一泡茶。江面上映出皎潔的月光，風帶著花香，吹過茶湯，泛起細細波紋。有人感歎：「泉州的夜，真是越夜越美。」

我笑著點頭。泉州江濱體育公園，不僅是一片鍛煉的空間，更是一種生活的象徵。這裡有運動的激情，也有茶的寧靜；有美食的熱氣，也有音樂的柔情。它讓人在夜色中找到平衡，既能揮汗如雨，也能靜心品嚐。

晚餐結束，我們道別離開。我回望那片燈火輝映的江畔，心裡湧上一種溫暖的力量。江濱體育公園的夜，不只是燈光和江水的交織，更是泉州人生活態度的寫照。它告訴我們：生活，不必喧囂；幸福，不過是跑幾步、吃一餐、泡一壺茶、聽幾首歌，與三兩好友聊到微醺。

泉州的夜，如此動人，動在江風裡，香在茶杯中，暖在人心上。

陳理華

# 鯉魚山上多寶塔



特稿

鯉魚山上的多寶塔，於我而言，是一處既陌生又熟悉的存在。說陌生，是因為我從未真正走近它，長久以來，只是遠遠眺望；說熟悉，是每當夜幕降臨，專為它點亮的璀璨燈光，將塔身映照得五光十色，在夜色中如夢似幻，恍若仙境。這座古塔，也在時代的浪潮中，悄然煥發出新的生機。

凝視著夜色裡流光溢彩的多寶塔，心中不免有些悵然。往昔歷史的滄桑感，竟在現代燈光的裝點下悄然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文明賦予的美麗與和諧。這樣的變化，不知該心生歡喜，還是徒留遺憾。

2011年，政府投入300萬鉅資，對多寶塔進行重修，並將鯉魚山打造成多寶塔公園。曾經碎石鋪就的幽徑，搖身一變，成了平整的磚石步道。那日，我帶著侄兒，終於踏上了親近多寶塔之旅。山腳下，幾座設計精巧的平臺錯落有致，我們拾級而上，沿著蜿蜒曲折的石徑緩步前行。許是時間尚早，一路上行人寥寥，唯有山間清風與鳥鳴伴作伴。

臨近山頂，綠樹掩映間，塔頂率先映入眼簾。隨著腳步漸近，塔身逐漸完整地展露出來。

終於，一座八角玲瓏、七層飛簷的古塔矗立在眼前。它身姿挺拔，仿佛一位歷經歲月的老者，靜默地訴說著過往。

穩固的塔基由大石板砌成，八尊石獅分立八方，神態淡定而莊重，歷經無數歲月的洗禮，依舊堅守崗位。塔門邊的瑞獸，雖靜默無聲，卻讓人真切感受到忠誠與守護的力量，彷彿在漫長時光裡，始終在守護著塔中的秘密與這一方水土。

塔身以方磚築就，每層簷下，木條巧妙地烘托著挑出的石條，飛翹的簷角宛如張開的臂膀，似在熱情迎接每一位到訪者。只是略顯遺憾的是，塔上每層的小拱門都被封堵，既無法憑欄眺望潭城風光，也不能放置佛像。

聽聞塔內閣樓設有扶梯，若能登上，建陽的秀麗風光便可盡收眼底。整座塔由條石、方磚、木條巧妙組合，渾然天成，古樸雅致中透著歲月的韻味。回望歷史長河，不知有多少珍貴的古跡

在歲月風雨與人為破壞中消逝，而多寶塔卻奇跡般地留存至今。更難得的是，修繕後的它依舊保留著原有的風貌，“修舊如舊”的匠心，讓它依然散發著古樸滄桑的氣息，彷彿在無聲地訴說著往昔的坎坷與輝煌。

正駐足塔前，欣賞著塔門上鑲金的“多寶塔”三字時，身後傳來一陣交談聲。一位身著白衣的男子正對同伴說道：“這‘多寶塔’三個字還是顏真卿寫的呢！”字體確實是典型的顏體風格，可顏真卿身為唐朝人，又怎會為明朝的寶塔題字？難道真有穿越之說？想來，這三字或許是從顏真卿的字帖中精心選取拼湊而成，又或是出自明朝某位擅長顏體的書法家之手。

滿心期待地想要進塔一探究竟，卻發現塔門從內鎖緊。透過鐵門縫隙望去，塔內幽暗深邃，隱約可見一段樓梯。而在門邊的地上，一隻精緻的女鞋與雜亂的垃圾格外顯眼。望著這只鞋子，兒時聽過的傳說突然在腦海中浮現。父親曾講過，多寶塔是為鎮壓鯉魚精而建，就像雷鋒塔下鎮壓著白娘子。這只鞋子，莫不是傳說中愛上書生張珍、幻化成人類的鯉魚精匆忙間遺落的？

兒時，父親還說過，塔多有鎮妖之用，每當多寶塔遭受雷擊，便是塔中妖精欲出世的徵兆，屆時往往伴隨著狂風暴雨、雷閃雷鳴。歷經多次雷擊的多寶塔，或許塔中的鯉魚精早已轉世為人，或是修成正果、位列仙班，只留下這座飽經風霜的古塔，在歲月的長河中，安靜地守護著建陽這片土地。

繞塔而行，眼前的景象卻令人痛心。塔身上，隨處可見“張三到此一游”“李四留念”之類的刻字。這些雜亂無章的字跡，不僅破壞了古塔的美觀，更像是一道道傷疤，讓這座承載著歷史與文化的古跡蒙羞，也讓人們心中對它的敬仰之情，化作了深深的無奈與悲哀。

多寶塔靜臥在鯉魚山的懷抱中，不知見證了多少人間故事，歷經了多少歲月磨難。歷史與人文在此交融，塔的一磚一石、山間的一草一木，都浸潤著古老的氣息。

進不了塔，我索性在塔前的大理石凳上坐下，享受這片刻的寧靜。微風拂面，遠處溪水潺潺，思緒也隨著水流飄向遠方。身旁的侄兒卻依舊充滿好奇，蹦蹦跳跳地四處探尋，為這靜謐的氛圍增添了幾分靈動與生機。

賀彥豪

# 跋涉與沉思



特稿

歷經近一年的構思醞釀與小半年的不捨晝夜，當《琥珀情成恩深》的初稿終於完成時，我撫摸著這疊厚厚的手稿，百感交集。創作期間的酸甜苦辣難以盡述，但更讓我難以平靜的，是這一年多來始終縈繞心頭的那個主人公傅成恩。

從萌生寫作念頭到真正落筆，我經歷了漫長的心理掙扎。寫什麼？怎樣寫？這個問題始終在腦海中盤旋。直到我完成了那篇發表在《泉州廣播電視報》和《菲律賓商報》上的人物通訊《古稀之年追夢不止》，創作的路徑才逐漸清晰。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傅成恩，我走遍了他生活和工作過的每個角落，走訪了他的親朋好友。那些密密麻麻寫滿採訪本的記錄，不僅是一樁樁往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談話，更是一個生命最真實的寫照。

傅成恩究竟是怎樣的人？他因小兒麻痺症致殘，卻自創金鑫變壓器、金茂服裝企業，帶領鄉親共同致富；他本可以安享華僑子弟的優渥生活，卻選擇了一條佈滿荊棘的創業之路。他說：「就算擠破

業餘時間，就算比別人苦十倍，也要搏一把——六中教我的，就是不輕易認輸。」這句話背後，是一個靈魂對命運最倔強的反抗。

在深入理解傅成恩的過程中，我不斷思考高爾基「文學是人學」的深刻內涵。這位蘇聯文學巨匠的主張，恰恰印證了我創作這本書的初衷——文學應當聚焦於「人」，關注人的思想情感、生存狀態、社會關係以及人性本質。傅成恩的故事，正是對這一理念的最佳詮釋。

他的人性光輝在磨難中愈發璀璨。當一個殘疾少年從笨拙村土樓艱難走出，每一步都比常人付出更多汗水時，我們看到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永不言敗的堅韌。這種堅韌，不是文學創作的虛構，而是真實生命中迸發的人性力量。在他的故事裡，文學的人學本質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既是對高尚人性的頌揚，也是對生命價值的深刻探索。

他的精神世界在奮鬥中得到昇華。從國企高管到自主創業，傅成恩完全可以選擇更安逸的生活，但他卻選擇了更艱難的道路。這種選擇背後，是一種超越物質追求的精神境界。正如文學被視為靈魂重塑造的工具，傅成恩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關於

靈魂淬煉的史詩。通過他的故事，讀者能夠感受到思想的碰撞與靈魂的燃燒，從而在庸常生活中尋得精神的提升與救贖。

他的故事扎根於人民生活的土壤。傅成恩的成功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與鄉親們共同奮鬥的結果。他創辦的企業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這種人民性，正是文學最高境界的體現——扎根人民生活，傳遞普遍價值與真理。他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源於真實，歸於真誠。

他的經歷承載著社會批判與道德引領的雙重意義。通過傅成恩的創業歷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的奮鬥，更是對社會偏見的挑戰、對命運不公的抗爭。這種抗爭不是暴力的宣洩，而是通過正面的努力改變現狀，這本身就是對道德正義的最好詮釋。

作家陳祥細的評論精準地捕捉到了這本書的精髓：「傅成恩的人生軌跡，恰如書名中『琥珀』的意象，那些困苦與挫折，那些奮鬥與榮光，在時間的沉澱下，被凝結成透明而珍貴的人生結晶。」

確實，傅成恩的生命歷程本身就是一個關於堅韌的寓言，他的故事超越了個人傳記的範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的縮影。

在這本近十萬字的作品中，我試圖記錄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奮鬥史、一家企業的創業史，更是一個靈魂的成長史。傅成恩雖然是普通人，卻有著與眾不同的精神品質——樂觀、堅韌、勤奮。這些品質與外在的美醜無關，卻與善良的人性、文學的

本質上息息相關。正是這種區別，讓他的故事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和價值。

文學創作離不開現實生活的滋養，沒有深入體驗生活的真實難以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真正優秀的作品必須扎根於生活的土壤，從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中汲取養分。傅成恩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源於真實的生活，承載著真實的情感。

這本書的完成，雖不開眾多師友的支持與鼓勵。我要特別感謝龔萬全、陳祥細、曾耀文、蔡永懷、黃紹榮、莊文默、黃必良、萬江海等文朋詩友，是你們的陪伴讓我在創作的路上不再孤單。「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你們的認可讓我更加堅定創作的信念。「江山不足重，重在知己已」，在這個物質豐盛的時代，精神的共鳴遠比任何財富都更加珍貴。

傅成恩的故事還在繼續，而我對文學創作的追求也不會止步。在餘生的寫作道路上，我將繼續秉持「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努力學習和提高，認真真地創作，踏踏實實地打磨，老老實實地寫好每一篇作品。因為我相信，只有真誠地面對生活、真誠地書寫人性，才能真正觸及文學的本質。

這本《琥珀情成恩深》，不僅是對一個人、一個時代的記錄，更是對生命價值的禮讚。願每一位讀者都能從中感受到那份如琥珀般凝結在時光中的堅韌與美好，並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光明與希望。

黃小梅

# 冬日圓夢



閒情記趣

飲水思源，作為一個有著水利活字典稱號的水利工作者，亞鴻老師常提到探訪晉江源頭的願望，我們「文影遊蹤」組合，終於在這個剛剛來臨的冬日裡，圓夢晉江東溪源頭，快意與收穫並存。

西溪和東溪，在南京市豐州鎮井兜村雙溪口匯合而始稱晉江，追本溯源，它們都發源於戴雲山脈，東溪源頭在永春縣呈祥鄉。

冬日裡，暖陽高照，汽車在蜿蜒的山道上不疾不徐，我們盡享著大自然的初冬美景：先是途經一片直貫漢霄的青翠竹林，暖陽之下，給人一種幽深恬靜的美妙，蘇軾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我非文人雅士，然而，當穿

梭於竹林山道上，我也心如潮湧，喜歡上了竹子。

隨著上山海拔的不斷提高，竹林漸漸被杉木等所替代，透過一些稀疏的行道樹，只見翠綠的山巒中，點綴著些許的暗紅和金黃，山坡上或山坳裡，散落著色彩鮮艷的樓房，按下汽車的玻璃窗，只覺空氣異常清新，並有著絲絲的寒意。

雪山巖是永春的第一高峰，海拔1366米，位於永春縣呈祥鄉，也是東溪源頭的所在地。車到山顛，只見一座紅瓦翹角六角亭立於崖邊，扶著亭子的石柱，只見腳底下萬丈深淵，一些村莊散落在山坡上，遠處較平坦的地方，則高樓林立，據說是縣城，再往遠處看，山巒連綿起伏，由眼前的青翠向蔚藍漸次淡化，並與天上的雲彩交融，直讓人心曠神怡。亭子的右側，則是東溪源頭所在地東溪濕地森林公園。

呈祥鄉注重源頭保護，「治溪溯源」，建設親水節點、生態塘等，並種植了大量的柳杉和松樹，有利於水源的涵養，防止水土的流失，並建設人文景觀，進一步打響呈祥「山宗水源」的品牌知名度和影響力。

徜徉在柳杉林裡，地上全是濕潤的土地，真不愧濕地公園的稱號。

源頭，讓我想起了我國西部的雪山，正是它們的皚皚白雪賦予了我國眾多的河流，一路向東奔流到海。而永春的雪山，在冬天也是擁有雪的，它賦予東溪生命的源泉，如同樹梢上的雨露，沿著樹的肌理，不斷地彙集，構成龐大的水系，浩浩蕩蕩衝向出海口。

第一次探訪一條河流的源頭，我的獵奇得到了滿足，激動之餘，也有了些許的感慨：亞鴻老師是山美水庫的工作人員，他說，他聽慣了東溪的潺潺水聲，終於在這個初冬裡見到它的發源地了，也希望我們組合再找個時間探訪西溪的源頭，滿足一個水利工作者的心願；阿明是來過雪山的，他輕車熟路，一路給我們講解，在濕地公園裡，他憑著記憶，孤身尋找路徑，讓我們在台階下的亭子邊等候，他擔心亞鴻老師年紀大了，

上下尋路會耗費體力，阿明的這種暖心，在我們的每一次出遊中都是歷歷在目的；少霖呢，總是和阿明爭著開車，都怕對方太累了；而我，總是備些茶水和零食之類的小點心。

圓夢，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呀，而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關心友愛，又讓圓夢加上暖色，生活因此更加美好，更讓人熱愛！

謹以小詩一首以記之：  
冬日初探晉江東溪源頭  
雪山濕地孕東溪，亭閣輝煌令客迷。  
萬木蔥蘢源口護，泉清最適養珍饈。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9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